

世间万象

瓶中岁月，泡菜生香

刘平安

出太阳了，母亲让我把杂物间那个竹编大簸箕挪了出来，说是要晒晒用来做泡菜的小菜。母亲每年这时候都要做些泡菜送给亲戚，今年母亲做了手术，就招呼着我做，我本想着上街买点，送给亲戚是一样的，母亲不同意，嚷嚷着自己家做的又健康，又合自家人胃口，干嘛要出去买，而且外婆、舅舅跟几个表兄妹都来问母亲今年有没有做泡菜，母亲自豪地说，亲戚们就馋她这口泡菜。看她这样，我就只得打起了下手。

父亲在后院里种了些菜头，邻居婆婆送了好多自家种的白萝卜，舅妈也送来了外婆家的菜心、菜根、芽菜，母亲自己买了些大红椒，一大堆菜，我拿着个大澡盆在后院洗菜，母亲搬个小凳子坐在门边，边监工边晒太阳，嘴里碎碎叨叨念着，萝卜须子下凹陷的地方，容易藏小沙子，要用刷子刷干净，菜心要轻点洗，别伤着嫩茎，嫩茎好吃……着实有些烦人。

好不容易洗完了两遍，母亲说还要用温水洗三遍，我说洗得很干净了，母亲说还要洗，她说做吃的就是要干净。我说我待会洗，弯着腰洗了好久了，背痛得很。母亲把刚回家的父亲叫了过来，让父亲接着洗。父亲

又揪着我一块，接温水，搓菜，倒水，反复了三次，父亲对母亲说这回总该干净了吧！母亲又推来一桶饮用水，让我把菜再过一遍水，洗掉自来水。没法，只得又过了一遍饮用水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从上午到下午，就洗了个菜。父亲调侃说，这年头要吃个泡菜也是不容易。晚上，又把大簸箕给洗了，母亲还是不甘心，又让我用醋和白酒擦了一遍，放到门口风干一晚，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就做完了。

第二天天气很好，母亲起了个大早，大簸箕被父亲放在了农村晒东西的大坪里，旁边放了几个装满菜的大盆，母亲在地上铺了几个塑料编织袋，直接坐在了上面，开始铺菜。母亲让我戴上一次性手套来帮忙，我说母亲真双标，你自己不也没带手套嘛。母亲说她的手可洗了好几遍，指甲昨天晚上也剪了，干净得很，就这样你一句我一言斗嘴，把我们俩笑得不行。

我戴上手套，开始铺菜。总之母亲是很看不惯我把菜随随便便丢来丢去的样子，她说这个菜根很贵，不能几个叠在一起，要分开，要不容易晒坏了，菜心要用小刀划开，这样水分容易出去……我觉得只要铺上去了，

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，不就干了嘛，索性就没听母亲的。母亲说不要我帮忙了，觉得我越帮越忙，她又把我铺的菜，仔细铺了一遍，她说都是亲戚邻里的一片心意，随便浪费不好。

出了一个星期太阳，就晒了一个星期，所有的菜，摸起来都很有韧劲，大红椒因脱水稍微起了点褶子，其他蔬菜，看着还是嫩绿嫩绿的。这时候，就可以开始泡菜了。母亲泡菜也讲究，提前一天就把白开水烧好了，放地上晾凉，我切菜的时候老跟我说，她烧了十斤水，放了四斤二两冰糖，再放半瓶白醋，还要加一包泡椒，泡椒就是超市卖四块，农贸市场卖三块的那种小米辣。我说有你在我还记着这些干嘛，母亲拍拍腿说，现在身体也不好了，我多跟你说说，以后你想吃的时候，自己也可以做着吃，做的多的话就弄些给亲戚们，他们也爱吃这口。我眼一湿，没敢抬头，只顾着把菜切成小块，现在我才理解母亲那些唠叨的话。母亲带着手套，边往里撒盐，边翻拌着，嘴里还不停念叨，盐不要放多了，稍微让菜沾上就行；芽菜要切宽，泡出来脆；菜心要切厚，有嚼劲；萝卜要切成大小差不多的条块，要不然不入味

……我耐心听着母亲的碎碎念，在母亲的碎碎念里，菜切好了。

母亲拿出各种各样的罐头瓶，我说这些瓶子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，母亲指着一个个罐子说，这个是你初中吃过的荔枝罐头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，母亲说这个瓶盖上就画着荔枝啊，这些罐子都是洗干净放起来的。我惊讶于母亲的记性和勤快，也惭愧自己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吃过这个罐头的了。母亲拿起一个罐子，边往里放菜，边说菜叶要先放，紧贴着罐子身，一片绿叶一片大红椒，看起来也好看，中间萝卜要砌整齐，放一两颗泡椒，再压上菜心、芽菜、菜根，最后放满糖水，把盖子一拧，我也跟着做了起来，十斤糖水，正好好好装满所有的罐子。

现在母亲的泡菜也腌熟了，陆续给亲戚邻居们送了过去，我们家还留了几瓶，母亲从外婆家扯了些折耳根回来，用热水焯一下，拌上白砂糖和干辣椒，吃起来爽脆鲜嫩，再就着吃口泡菜，酸甜鲜香，令人惬意。母亲用她的瓶瓶罐罐，念念叨叨填满了每天细碎的时光，爱在这些时光里，发酵成一口口鲜香的美味。

生活感悟

做个“闲人”

张雪晴

体完产假，便马不停蹄奔赴工地一线。

项目住宿紧张，领导安排我调往其他项目。临行前，他万般叮嘱：“那边办公室就你一个人，人总归要成长，好好干，未来大有可为。”

这番鼓励与期待，让我在心里暗自下定决心，在新的天地里闯出一番成绩。可现实很快给了我一记闷棍。

案头积压的工作尚未理清，新的挑战便接踵而至。常常因为工作不顺，整宿整宿难以入眠。

第一次春节福利选品，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从大众需求、产品价值到节日适配度，反复考量，最终定下米油、牛肉干、坚果等组合。又和老板软磨硬泡，在预算不变的前提下，为每人加了一份价值70元的牛排脆。套餐方案发至办公群，收获一片好评，纷纷称赞“太超值了”。我以为自己的用心，总能被看见。可偏偏如此，耳边仍有不少嗡嗡杂音。有时又想：明明可以敷衍了事，何须如此费心费力，让自己精疲力竭？

后来征文比赛，名次大幅下滑，一连串的失落如秋雨连绵，浇灭了所有热情。我哭着给闺蜜打电话，声音哽咽：“我感觉自己好失败，干啥啥不行……明明我努力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，忙到喘不上气，但依然没有用……”电话那头，闺蜜的声音不紧不慢，说起了她的一段往事。她说，有次给电瓶车充电，换了两个插座都不亮，她下意识自己车坏了，维修师傅检查后，才知道是充电桩出故障了。

“当灯不亮时，问题未必在自己身上，可能是插座没电，也可能是时机未到。闺蜜的声音温柔却有力量，‘作品没

获奖，选品难调众口，这些都不代表你的电源坏了，更不证明你这盏灯不会发亮。”

我沉默着，听她继续说起那段更为灰暗的过往。那时，刚生下宝宝的她，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。一夜之间，天人永隔。她一边沉浸在丧亲之痛中，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孩子。无奈之下，她辞去工作，成了全职主妇。买菜、烧饭、带娃，她毫无保留地付出，换来的却是婆婆的冷眼与苛责。公公甚至直接甩来一份报纸，指着上面的招聘启事说：“我们家不养闲人！”

不甘与委屈过后，她咬牙振作，凌晨5点起床挤公交去餐馆打工，晚上等孩子熟睡后，便看书写作，后来重返职场，却因终日忙碌、负荷过重晕倒住院。在医院休养的日子，她才真正慢下来。听阿伯阿婆唠嗑，看孩子认真写作业，感受护士们对患者的悉心照料，连窗外雨滴答的声音，都变得格外治愈。

“那时候我突然想通了，做个‘闲人’，挺好的。”闺蜜的话，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被忙碌裹挟的内心。

从此，我开始有意识地“偷闲”不再把工作当作全部，等咖啡萃取的三分种里，读几句古人焚香的文字；出差路上，放下手机感受都市的人间烟火……

做个闲人，并非要我们卸甲归田，逃离生活。正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情，这份闲，是精神的自主与富足。

在疾驰的人生列车上，为自己留一扇可以随时打开的窗。窗外，世界正以它亘古不变的节奏，下雨、开花、生生不息。而我，也终于学会，在忙碌的缝隙里，与自己温柔相拥。

人生百味

春日食花

顾青

朋友发消息，说他们那里春天吃花，问我有兴趣去看看。我自然有。吃花这事，听着就新鲜。

坐了一夜火车，又换了趟汽车，才到他说的特色小镇。镇子藏在山里，四周全是树，空气潮润润的。朋友在车站等我，见了，我笑着说，来得巧，正赶上吃花的时候。

到他家，他母亲正在院子里忙。地上摆着几个竹筛子，筛子里摊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凑近了看，有白的，有黄的，有紫的，一朵一朵的，都是花。“这是棠梨花，”朋友指着那筛白的，“那是金雀花，黄的。那边紫的是杜鹃，这个白里带紫的是玉兰花。”

我蹲下来，一样一样地看。棠梨花小小的，一簇一簇的，像碎米粒。金雀花也是小朵的，黄澄澄的，开得像一只只小雀儿。杜鹃花大些，紫艳艳的，看着有点发憷——这也能吃？玉兰花已经掰成一片一片的了，肉肉的，厚厚的。

朋友母亲见我盯着杜鹃，笑着说，这个是苦的，得用开水焯好几遍，泡几天，把苦味去尽了才能吃。我心想，吃个花这么麻烦，可见是真爱。

中午饭，便是一桌花。

头一道是凉拌棠梨花。棠梨花在开水里焯过，捞出来，用冷水漂凉，挤干水分，拌上蒜末、盐、醋、香油。我夹一筷子，放进嘴里。那口感有些特别，有点韧，有点滑。嚼一嚼，有点像棉花，又不像。朋友说，棠梨花没什么味道，吃的就是这个清气。

第二道是金雀花炒鸡蛋。金雀花是黄的，鸡蛋是黄的，炒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花哪是蛋。我尝了一口，鲜。金雀花比棠梨花甜一些，嫩一些，和鸡蛋配起来，刚刚好。朋友母亲说，这个最简单，什么佐料都不用放，就放点盐，原汁原味最好吃。

第三道是玉兰花炸的。玉兰花片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，下油锅炸，炸到金黄酥脆，捞出来，撒上椒盐。我拿起一片，咬一口，咔嚓一声，酥得很。玉兰花肉厚厚的，炸过之后，外面脆，里面软，有一股淡淡的香。

最奇的是那道杜鹃花汤。杜鹃花是紫的，泡过之后，颜色褪了些，变成粉紫。和肉片一起煮汤，汤也是粉粉的。我尝了一口，汤是鲜的，花是滑的，没有想象的苦，倒有一股特别的香。朋友说，这个花要是不处理好，苦得没法吃。处理好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

吃完饭，朋友带我去山上走。一路上，他指给我看，这是棠梨花，那是金雀花，这个山坳里全是杜鹃。他说，他们这里的人，春天不买菜，就吃这些花。从三月吃到五月，一样一样地吃过来，吃完了，夏天就到了。

我问，这么吃，不会吃绝了？他说，怎么会。都是采的野生的，年年采，年年长。采的时候不能采光了，得留一些，让它们结籽。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一代一代的，就这么传下来了。

我听着，忽然觉得，吃花，吃的不仅仅是花，是一种日子。

凡人心迹

安放回声

王 吟

人说话，总期待回声。一句问候，盼一个回应；一次付出，望一点看见；一段沉默，等一句“我懂”……可现实常常是，话落进人群，如石沉海底，心事说出口，却只撞上一片寂静。于是我们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声音太轻？是不是自己不值得被听见？

其实，不是世界冷漠，而是回声自有它的节奏。有些立刻折返，清脆如铃；有些绕山三日，才悄然入耳；还有些，或许永远无法抵达对方，却早已在你心里激起涟漪。学会安放回声，把那些未被接住的声音，轻轻收回来，妥帖安放。

安放回声，先从停止追问“你听到了吗？”开始。不是所有善意都需要确认，不是所有表达都必须被回应。有时，说出本身已是完成。就像往山谷喊一声“你好”，若无人应答，不妨对自己说“我听见了。”那份温柔，本就源于你，不必向外索求认证。

我们常因得不到回声而失落，却忘了真正的沟通，有时是单向的播种。父母对幼子絮絮叨叨，孩子未必理解；老师反复叮嘱，学生可能左耳进右耳出；朋友深夜倾诉，对方或许次日就忘了内容……可这些话语并未消失，它们像细雨，悄悄渗入时间的土壤，某天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长出理解的芽。

安放回声，也是安放自己的期待。当你不再执着于“他是否明白我”，心便松了。你可以继续表达爱、传递关心、坚持善意，但不再捆绑必须被看见的条件。这样的给予，才真正自由，这样的声音，才真正清澈。

当然，若有人愿意认真回应你，请珍惜。那是一种难得的温柔。但若暂时无人应和，也请别让声音枯竭。可以写一封不寄出的信，可以对镜子说辛苦了，可以在日记里与自己对话，这些都是回声的替代品，虽无声，却有温。

人生许多深情，注定是独奏。可独奏亦有其美。琴弦震动时，空气记得，话语出口时，天地听见。你无需全世界鼓掌，只需确认你的声音，未曾因害怕沉默而噤声。

所以，下次当你感到说了也白说时，不妨把手放在胸口，感受心跳的节奏，那是最原始、最忠实的回声。安放好它，你便不再惧怕寂静。



鱼灯游进春中里 李中摄

心香一瓣

案上春色

曹立杰

案头那盆水仙谢了，鳞茎有些干瘪，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。换了个粗瓷矮钵上去，插三两枝野桃，是昨天在路口买的。卖花的是个乡下老妇人，竹篮里除了清丽的桃枝，还有嫩黄的连翘和说不出名字的紫花，混着这雨水，活鲜鲜的。

桃枝斜逸，在宣纸上投下淡墨般的影子。阳光从东边窗户斜切进来，照着半卷未抄写完了的《陶庵梦忆》。书页间夹着去年妻子采摘的桂花，风干了，还存着点丝丝甜香。忽想起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，说菌子味极鲜美，便觉腹中饥饿顿生，取了碧螺春沏了一壶。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展开来，像春水初生的柳芽般。

案上摆着青花小碟，盛了几颗雨花石。石纹如祥云一样，是去年在秦淮河滩捡到的。案右镇纸是块旧

的端砚，砚池里还凝着宿墨。翻开线装本诗集，恰是“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”。窗外柳絮扑窗，像谁撒了一把白芝麻。

午后的光把桃枝的影子拉长，正好圈在砚台边上。取了支毛笔，在废纸上试墨。墨色极润，像春水涨起来的模样。忽有蜜蜂从窗缝钻入，绕着桃枝嗡嗡地转，大概是错认了，以为这是户外的春。我也不想着赶它走，由它在花间忙活，倒也案头的雨花石来得更有生气。

春色漫进来时，桃枝的影淡了很多。点一盏台灯，光晕正好圈住案头这一方。茶凉了，续上热水，茶叶又浮起。忽然觉得，这案上的春色，原不在花枝，不在旧书，而在这一室清寂里，人与物相看两不厌的辰光。

杏花枝上的早春

陈 竞

今年春天，大伯要退休了。我便来他单位帮他收拾办公室，接他回家。

大伯单位的院子还是老样子，青灰的水泥地，墙角漫着苔藓。院子的一侧，杏花依旧开得旺盛。

大伯在此地工作的三十个年头里，杏花树怕也一同站了三十个春秋。此刻，它正开得花朵累累，偶尔有几片花瓣，被风吹打得打着旋儿，从那热闹的枝头飘落下来。

我的脚步在那树下停住了，随着那一片飘旋的花瓣，思绪忽然便被拉回到许多年前去了。

那时，我大概只比这树下的石凳高不了多少。也是这样一个春天，我被寄放在大伯的单位。记忆里的他，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，手里提着一个磨损了边角的黑色人造革包。

他总是匆匆的，经常让我在院子里自己玩。于是，这棵杏树，便成了

我小小的世界。杏花树落下的花瓣，成了我的宝贝。我蹲在地上，一片一片地拾起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上衣的口袋里。

有时一抬头，会看见大伯正推着那辆旧自行车往外走，后座上夹着厚厚的宣传材料。他来去如风，似乎从没在这树下好好地看上一看。

从回忆里回过神来，我朝大伯的办公室走去。门虚掩着，大伯正背对着门站在他的办公桌前。我推开门，他也恰好转过身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来啦？东西不多，没多少可以收拾的。”

我帮他整理，东西确实不多。几本厚厚的工作笔记，一个掉了漆的粗瓷缸子，一摞红色的荣誉证书，还有几面叠得整整齐齐的锦旗。

他拿起一面锦旗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这是老刘家送的，他跟邻居闹矛盾，我跑了很多次，最后总算是说开了。”

他又拿起那个斑驳的搪瓷缸：“那年夏天搞普法宣传，我在广场上讲了一下午，嗓子冒烟。李奶奶给我倒了一缸子凉茶，加了冰糖。那甜味，我至今都记得。”

他没有再讲下去，只是将这些东西，一件一件地放进一个半旧的布包里。动作很慢，仿佛每一件东西都有重量。

我们抱着布包走出来，不约而同地又走到了那棵杏树下。风似乎比刚才更大了些，花瓣成群地落了枝头。

大伯仰着头，静静地看了很久，仿佛要把这三十年来错过的花开花落，一次都看回来。

院门口传来说话的声音，两个面容稚嫩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看见我们，立刻敛起笑容，恭恭敬敬地喊：“主任！”

大伯转过头，脸上又挂上往日温和的笑容：“别叫主任了，今天开始

我就是个退休老头啦。”

两个年轻人腼腆地笑了。大伯看着他们，忍不住又多说了两句：“基层的事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无非就是用心。今后，就靠你们啦。”

年轻人用力地点着头，又寒暄了几句，便告辞走进了办公室。大伯的目光，又回到了杏树上。

“你看这花，一年一开，今年的早已不是去年的那一朵了。”他说着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那粗糙的枝干，“可是它们开花，离不开这老的枝子。是这老枝子，把经年累月的劲头供上去，才养得出这一树的热闹。而这花的劲头，也会一直传下去。”

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望着那株繁花满树的老杏花树。一阵风恰在此时吹来，又有无数花瓣挣脱枝头落下。满树的新花，仿佛要将那来自古老根脉的生生不息，一直传递下去。



山阶踏花，梅香满亭 张有杭 摄